※ 小小说

暖暖的鞋垫

飞鸟

华研当上副局长没多久,母亲送给他两双亲手纳的鞋垫,让他惊奇不已。在华研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做针线活。鞋垫很漂亮,每只都纳了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下是隶书体的红字,左脚是"清正",右脚是"廉洁"。母亲让华研脱掉鞋,亲手把鞋垫放进鞋里,让华研穿上,说:"小研,每一步都要走好,走踏实。"华研望着母亲期待的目光,用力点点头。

母亲纳的鞋垫,结实、透气,凸起的丝线很好地按摩了脚底,华研走起路来轻松、舒服,似乎还从脚下生发出无穷的力量。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给华研纳一双织有"清正廉洁"或"勤政爱民"字样的鞋垫。华研有时劝母亲:"妈,您老一辈子不会针线,退休了享享清福吧,别再费精力给我纳鞋垫了,我懂您老的心。"母亲笑着说:"我捏了几十年针了,纳鞋垫小菜一碟,再说动动手动动脑子,预防老年痴呆。"华研哈哈笑了,说:"妈,您在医院捏的是注射器针头,可不是纳鞋垫的针啊。"又说:"妈,我看您老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想预防我犯错误吧。"母亲扬手轻轻拍了他一巴掌,也呵呵笑。华研听母亲说纳鞋垫很容易,不累,就不再劝她,再说每天穿鞋都能看见母亲纳的鞋垫,心里暖融融的。

二姨来华研家,说起鞋垫,华研从二姨口中知道了母亲纳鞋垫的艰辛。先是用上好的白麻布浆粘六层,待干透后剪成鞋垫样式,在最上层蒙上细细的格子布,再用丝线包边。母亲纳鞋垫用的线不是商店买来的普通线,是从棉纱中抽取的不同颜色的线,梳理缠团就要费去很多精力,要根据设计好的花样和字配不同颜色的线。还有针法,鞋垫正面小方格是交叉的"十"字针法,背面是整齐的"井"字针法,每一针每一线都要纳对小方格的位置。鞋垫上的小方格有近千个,要用很大的耐心、细心,千针万线才能纳好一只鞋垫。母亲纳一双鞋垫要二十多天呢。华研回村看望母亲,从半开的大门看见母亲坐在桐树下纳鞋垫,她戴着花镜,脸上满是微笑,勾着头一针一线纳得非常认真,阳光缓缓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华研的眼泪夺眶而出……

刚过完年,华研被任命为驻村第一书记,母亲送来的鞋垫上纳织了"脱贫攻坚"、"担当奉献"的字样。华研背着锅碗瓢盆进驻了阳夏县最贫困的林村。

华研经过调研,多方筹集资金,联系项目,建成了林村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扶持贫困户承包大棚,或到蔬菜基地打工。母亲来蔬菜基地看华研,华研正指挥十来个人过磅装车,地上排满了一箱箱新鲜的蔬菜。母亲望着又黑又瘦的华研,偷偷擦去泪水,笑着走过来。华研忙迎上去,说:"妈,您咋来了。"母亲让华研坐下,脱掉鞋。她从包里掏出一双新鞋垫,上面纳织着红彤彤的字:"精准扶贫"、"全面小康"。母亲刚把新鞋垫放进鞋里,就有个人风风火火跑来,说:"华书记,教套种苦瓜的老师来了,正在大棚里讲课呢。"华研忙穿上鞋,跺跺脚,对母亲说:"妈,踩着您纳的鞋垫,踏实,有劲,不会走错路。"母亲欣慰地笑了,说:"好,你忙去吧,我回家了,不耽误你工作。"来人忙拉住华研母亲的手,激动地说:"大娘,华书记是我们林村的恩人啊,您老可不能走,一定在林村吃顿饭。"过磅装车的村民听说华研的母亲来了,纷纷跑过来。华研母亲被热情的村民们簇拥着去了新盖的村部。

华研迎着灿烂的阳光大步走向蔬菜生产基地……

【古风】悼振亚

刘彦章

刘振亚,周口市西华县奉母镇沟刘村人。17岁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漯河及西华人造板厂任总工程师、副厂长,痴心技术改造,多次获全省技术革新大奖。后从政,历任太康县、淮阳县副县长、省政协常委、周口市工商联主席、周口市政协副主席,2016年5月31日20时10分在周口逝世,享年46岁。

笔者与振亚为同村族人,振亚为晚辈。此诗系2016年6月3日下午殡葬振亚后,笔者悲从中来,在泪雨下草成。适逢乡贤俊彦振亚病逝周年,特以识之。并以此长歌当哭,思之念之。

连日来,振亚生前旧友及众贤达,纷纷以各种形式纪念追思。虽死犹生,死而不朽!振亚有灵,当含笑九泉。

少年即俊才
清纯招人怜
十七成人岁
西安交大名
雏凤第一声
奉母贤孝称

四年苦读间
春节偶相晤
乡村酒味薄
更少鱼和鲜
同学虽年少
了无轻狂态
指点江山意
报效家国怀
至今泫涕泪
历历浮眼前

毕业到漯河
相见日稀稀
及至回桑梓
板厂总工师
慨然工人气
却无书生稚
谦谦君子怀
蔼然春风意
从此为大匠
起落若处子

及至为县令
泰然成千才
本该早成器
无奈事多舛
及至副主席
已然误多载
工商清且简
无权且无财
从来清水衙
赖君如椽才
和语如春风
热心犹夏日
广招八方客
穷揽海内才
一呼百千应
巨贾周口行
招商且引资
君自唱大风
振兴周口者
君堪为杰英

可惜天不佑
四十六即终
多少志士泪
几多兄友情
无长无贤肖
毋论政与商
亦或官与民
闻者皆胆惊
奔走相讣告
哀哀多哭声
痛失俊彦才
浩叹手足情

自此成永诀
恍如邯郸梦
山泽多一麟
人间少一凤
顿足复捶胸
振亚无一应
自此应多时
阴阳无笑声
呜呼且哀哉
泪眼惺复忪
送走亡人后
一吐为苍穹

致母校

张梁颢

雏鹰翱翔,
那是鸟儿对天空的向往。
小溪潺潺,
那是河流对海洋的歌唱。
暑去寒来,
那是时间对人类的考验。
母校啊,,您默默无闻,
静静地站在我们身后,
鼓舞着、支撑着我们的信仰。
为我们操劳了六年。

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年了,
又是一年毕业季,
几人欢喜几人悲?

上课时,老师不停写的,
是我们六年的回忆。
下课时,我们一起"疯"的时光,
如今只能成为追忆。
做课间操时,女生婀娜的舞姿,
男生不羁的表演,
无不表达着对母校的热爱。

那棵校园里的树,
又多了六圈年轮吧。
那是我们六年的欢歌笑语,
承载着我们六年的友情,
记载了老师六年的孜孜不倦。

六年春秋,
是我们生活中美丽的画卷。
课桌上常驻的是知识的财富,
窗户里传出的是盈耳的书声,
操场里奔跑的是祖国的未来,
办公室里忙碌的是可敬的老师。

母校是阳光,让我在晨曦中学习,
母校是雨露,滋润我的心田,
母校是花朵,陶冶我的心灵,
母校是摇篮,哺育我成长,
母校用宽广的心胸包容莘莘学子。
我会努力,
让母校为我而骄傲。

谢谢您,母校。
让我从懵懂无知的孩子,
成为了知书达理的少年。
谢谢您,母校。
让我从调皮捣蛋的小鬼,
成为了风度翩翩的学生。
我爱您,母校!

沙颍文艺

爱人

宋力

今年五月二十一日,我想给爱人写点东西。

我和爱人小时候就认识,那时我们都跟着各自父母在乡政府中学读初中。大家住同一个大院,吃同一个大伙,初三年级时又是同桌,接触的机会多,在一起玩的时候自然多。年少不更事,朦胧中意识到和她在一起很兴奋愉快,不自觉地就注意自己的仪表和言行了。我很关心她的行踪,两天见不到就担心她是不是出事了,恨不得立刻见到她。她也似乎很在意我,曾不止一次提醒我学习中应注意的事情。有一次晚自习我没带蜡烛,她居然主动点了蜡烛悄悄递给我,让我整个晚自习心里乱乱的,呆盯着一页书不知翻去。记得有好事者当着我的面向父亲提出两个孩子很般配,建议两家结成秦晋之好。父亲只当是玩笑,我听了却铭记在心。后来我上高中、上大学,为前程打拼,逐渐忽略了对方,以至于音信中断数年。大学期间许多同学谈恋爱,自己每有冲动就想起她来,想象她的模样,想象她的状况。突然有一天接到她的来信,知道她也在牵挂我,心一下走得很近,仿佛今生就注定爱她了。毕业后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她所在的城市工作,我们又能见面了。一年后自然而然,我们便走进了婚姻殿堂,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家人。

我初始几年工作在基层,条件特艰苦,理想和现实落差很大,心情很郁闷纠结,甚至陷入迷茫。自己经手的每项事情都想做到最好,希望通过努力改变现状。无休无止的工作,几乎是在自虐,一时结果不理想就更浮躁,甚至有自暴自弃的想法。爱人总是在宽慰我,鼓励我坚持,说事情一定会转好的,她坚信我的能力,认定金子定能发光。生活上对我更是关心照顾,细致入微,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精精神神,无牵挂地投身工作。她全身心照顾我们的小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所有的家务活几乎不让我干,包括老家的事情,一律由她代办。单位发福利甚至发工资都会通知她去办理,他们知道我是甩手掌柜,这些事情我是不过问的。女儿出生后家里事情多了,我仍然忙工作,帮不了太多忙,就建议找保姆。她不同意,担心别人带孩子不尽心,就向单位请了长假自己带,直到孩子六岁上小学,她才上班工作。孩子高中时在外地求学,每到周末,她都要带着孩子需要的东西,不顾长途劳顿奔向学校,周日再带换洗的衣服往回赶,周而复始,少有间断。多年来我父母带着侄女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操的心比我多。大到父母生病住院,小到侄女用的文具,家里的煤气水电开关龙头更换,无一不是她在管。

我们也有闹矛盾的时候,我脾气急,容不得她的意见,爱人总是默默接纳我的意见,减少正面争吵,事后再和颜悦色、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明,让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气度和见识。爱人在一培训学校上班,工作并不辛苦,却忙于照顾我、孩子和家,辛苦不可言表。这几年眼看她白发增多,身材变形,常叹岁月之无情,不知如何弥补。有时我们在一起谈人生得失,其它方面她都很谦虚,但讲家中贡献,她就认为功莫大焉。我和孩子都认可,我的幸福日子,孩子的成就全赖她呀。我们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几十年来平平常常,没有过大吵大闹,也没有过轰轰烈烈,甚至没有正式谈过恋爱。但我们走得却很笃实,彼此更多地融入对方,给予对方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比照现行的标准,我们可能缺少些浪漫和物质条件,但我们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就是人生吧!

折柳(外四首)

刘超

茂树芳草堤,
颍水拂柳绿。
何人堪折去,
翠鸟话不依。

咏絮

夏来飞雪未晓寒,
碧野穗首饰银绒。
春别杨花疑暮冬,
沟垄草径覆白毡。

夜读

子夜隔窗观玉残,
姮娥凭栏视东帘。
庭院薄影随风动,
室内伏笔伴书眠。

荷

泼砚云三素,
浸龙绛玉兰。
禅静诵万经,
意动吟芙蓉。

日出

初出旸谷耀薇墙,
丹珠遗火染榴花。
辰时平斜浴泠露,
玉盘高直晒穗黄。

纯真的友谊

田秋影

看着眼前的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勾起了我对往事的无限遐想和思念。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1971年秋天的一天,我和好友莉莉拉着手高高兴兴地走进了老街电影院旁边的照相馆。馆里一个胖胖的师傅,笑眯眯地抬起一只手对着我俩说:"看这儿,笑一笑。"我俩朝着他的手刚一瞟,只听"咔嚓"一声,他手一动按下了快门,那个美好的时刻就定格在了那里。过了十多天的一个下午,天有点阴,还有点冷,我和莉莉还是兴致勃勃地去照相馆取出了我俩的那张半身照。走在街上,兴奋不已地看着照片上的我们:齐眉的刘海,短短的隐在耳后的小辫。"显得怪精神类。"莉莉看着照片情不自禁地说。我一边走着一边依着她的肩,看到照片中的我,两眼注视着前方,微翘的嘴唇下露出两颗洁白的小门牙,而右边的她,胖嘟嘟的小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在眯眯地笑着。"蛮好的。"我接着她的话说。此时,她只有十三岁,我十四岁。

当时我家刚搬到周口有一年,住在老街北头的一个家属院里,莉莉住在我家街北边的路对过儿。那年春节寒假刚过,我就上了西边离家几里远的周口一中。一天我上学走河堤,路过她家大门口时,刚好看见她背着书包风风火火地从家里出来,紧走几步到了我跟前。"你是一班的,我在学校见过你。"她看着我爽快地说,"我是七班的,叫莉莉。"我和她就这样相遇了,慢慢熟识了。这以后她一有空就蹬蹬蹬地跑到我家玩。我和她有时在院里的棂子床上下军旗,妹妹小丽则在一旁观战。到了星期天,我就端着盆和莉莉一块下河洗衣服。来到河边,好不热闹。许多人都在那洗衣服,从东到西,一溜排开。妇女洗着,小孩跑着,有的洗着还说着话,有的不时在大被单上用棒槌捶几下。河里的大木船扬起高高的白帆来来往往做着运输,船上的大人忙碌着,小孩叫着,老桥上南来的,北往的,熙熙攘攘。我和莉莉找个位置坐下,把衣服放在水里,看着衣服在清澈见底的水里漂泊不定,我俩一边洗着一边嬉戏着。洗好衣服,有时还光着脚往水里走两步,清凌凌的河水流过脚面,感觉柔柔的。"啊!好舒服。"我俩感慨着,随手把头发散开,再把它洗干净,等到洗好了也玩好了,我和她说笑着回家。有时我俩一块从后门到她家不远的县招待所的大礼堂里打羽毛球,直打得全身冒汗,不亦乐乎。有时吃过晚饭我俩还会上河堤转一圈,在细铁丝围成的小小花圃里遇上心仪的花骨朵就随手掐几朵,回家找个酱油醋的空瓶子,灌上半瓶清水放在桌上。过两天一层层的花瓣渐渐舒展开来,我俩会手捧腮帮看得很专注、很开心。

在学校,我俩更是互帮互学,遇到问题有时走在路上还在不停地讨论。不曾想,那段路陪我们度过了几个寒暑春秋,就连路上的石子沙砾,两旁的树木小草,都与我们似曾相识,它仿佛听懂了我俩的悄悄话,见证了我和莉莉的情谊。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冬天,那天天比较冷,路还特别黑,晚上我和莉莉从街上回来已九点多钟了。走到东方红大街一个菜场旁时,远远看见地上有个黑乎乎的影子,还不时发出"哼哼"的声音。走到跟前,一股刺鼻的酒味扑面而来,再仔细一看,"是个人。"我说着,本能地往后退了退,莉莉马上拉住了我的手。"别怕,他喝醉了,天太冷,躺在地上会冻坏的。"她说。"那咋办?"我着急地问。"想法找到他的家人。"她对我说。我看一眼烂醉如泥的他,心想咋找啊!这时就听见莉莉问他,"你叫啥,家住哪?"在他断断续续的答话中,土生土长的莉莉似乎听懂了,拉着我经老街,过文化街,再沿着一个小学墙外边的坑沿,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地到了他家,喊起他的家人说清情况,看着他家人慌忙找人去了,我俩才放心地摸着黑回家了。

不知不觉我们初中毕业了,升学考试后,暑假过去十多天也不见莉莉来找我。我很纳闷,心想莉莉干啥呢,也不见人影。为一探究竟,一天傍晚,我一口气跑到她家。她家住的离河堤不远,进大门穿过一条狭长的胡同,过了几家才到她家门前。那天她母亲和妹妹都在家,她母亲看见我,赶紧朝屋里喊,"莉莉,快下来,小影来了。"我往屋里探探头,屋里的光线有点暗,只听到木板阁楼上面咚咚地响。"哎,来了,来了。"莉莉边答应着边踏着阁楼口的木梯下来。"我住上面,收拾收拾东西。"她说着,随我到了大门口,站在路边。"这几天不见你,你干啥呢?"我问她。"去冰糕厂包冰糕了。"她对我说,又伸出一双手让我看。微弱的光线下,我看着她那双略显粗糙还有点裂纹的手,又伸手摸了摸,有点涩啦啦的。我轻轻地问:"莉莉,累吗?"她把手慢慢地抽回去,说:"没感觉多累,小影,就是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她看着我忧郁地说。听到这,我一时无语。我知道她兄妹多,想到她小小年纪就要为父母分忧,鼻子酸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忙安慰她说:"莉莉,没事,一有空我就会来看你的。"告别莉莉,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沉思,我们好似真的长大了。

夏天的傍晚好热,这时仿佛从河堤吹过来一点风,有了丝丝凉意。我深知: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有莉莉在,我的脚步迈得更加有力了。

写给父亲

侯婷婷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了。"

再有三天,爸爸就三周年了。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按家乡风俗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像以往一样,事先准备了香烛和花环独自去了一趟陵园。看到墓碑上的黑白照片,现实又一次告诉我,爸爸已不在人世。我在地上,他在地下,阴阳两隔,父女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

曾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这种伤感,却常常在梦魇中惊醒,一次又一次责问自己,为什么没能救得了父亲。我执拗地、坚持地这样想着,不能放过自己。

三年来,母亲常常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思念,不顾一切地足以让我怀疑人生。感叹蹉跎的同时,既要独自化解忧伤,又要照顾抑郁成疾的妈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似乎忘记该如何正常面对生活,抑郁堆积成灾,紧紧束缚着包裹着内心。这看似远离浮华尘嚣的行为,实则是无助的狂躁不安。

嘿,姑娘,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大家都很忙。于是每次扫墓,我都事先来一趟陵园,在父亲碑前倒上三杯酒,坐在地上给爸爸讲一些家里发生的事儿,讲讲关于自己的笑话、糗事,想听爸爸亲昵地管我叫"傻子"。说着说着,便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三年来,笔记本和电脑中早已照单全收了在各种心情下想念父亲的文字,包括弃稿里真实的痛苦。

直到有一天,唤醒我的人出现了,看到了我所有的不妥。告诫我,莫要拿颓废当伤心,用未来为过去陪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鼓励我,面对再多质疑的声音,都要勇敢地坚持。让我不再凝视深渊,而是带我穿越迷雾。我能做到的,是因为他始终相信,我能做到。

"你必须拥有很大的福德,才能遇到那个把你唤醒的人。事实上,即便你遇到那个把你唤醒的人,你是否愿意醒也是个问题。有很多人觉得睡觉更舒服,有些人找老师并非为了觉醒,而是为了睡得更舒服。即便你遇到有伟大证悟的老师,他也不可能魔法棒一挥你就证悟了。因此,你需要更大的福德,才能按他说的做。你需要极大的福德,才会在你的自我被挫伤的时候不会跑开。"

一首歌,依然会让我双手颤抖,视线模糊,迫停至路边。一句话,带来的放声大哭,因找不到面巾纸,只能用双手搓揉脸蛋,捋顺耳鬓湿发。意识就此静止,恍然离别隔世。那一刻,父亲远远地站在那儿,他独自望着远方,等待孩子某一天的归来……

儿子看到我在写文字,悄然端了一杯水放置桌前,注意到我婆娑的双眼,认真地纠正道:"妈妈,姥爷不在地下,他在天堂,看着我们笑。"